

●百味斋

渡口的歌声

(小小小说)陈海红

常欢他娘每天到渡口唱歌，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她站在一排柳树下，双手交叉背后。渡口拴着一条船，飘一下荡一下。老艄公立在船头，有事没事跟着吼两声。

渡口这边是乡村，对岸是城。河水不深，河面却宽，隔岸观望，人细得像根筷子。老艄公撑了一辈子的船，还是小艄公的时候，村里人进城，全靠他一条船。忙啊，忙得找对象的空隙都没有；累啊，累得打个盹儿就能睡着。如今，年轻人进了城不回，老年人守在村里不出，坐船的人少得可怜，让他捎东西跑腿的事倒是不少。用他的话说，前半辈子渡人，后半辈子渡物。

柳枝抽芽时，渡口一片鹅黄。常欢他娘背着一箩筐冒尖的青椒和莴笋，托老艄公带给常欢。常欢是长子，在城里有自己的作坊，次子常乐读书多，去了更远的地方。常欢有个女儿，叫小欢欢，在村里读小学。老艄公把东西送到常欢的作坊。常欢把青椒和莴笋腾出来，分成两份，兄弟俩，一人一份，然后把一个塞了钱的信封，还有一个装满衣服的包裹，放进筐里，托老艄公带给她娘。离开时，常欢问老艄公：“我娘，好吗？”

“好着呢。村里的大妈跳广场舞，你娘在唱歌。”老艄公春风满面。常欢他娘在渡口等老艄公。老艄

公撑船到河中央，依稀听到常欢他娘的歌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入心。常欢他娘依着柳枝，竟然和她的歌声一样迷人。“呸呸呸”，老艄公骂自己，“打了一辈子单身，还生出这样的心思。”

柳枝绵长时，渡口一片墨绿。常欢他娘背着一箩筐冒尖的黄瓜和茄子，托老艄公带给常欢。老艄公把东西送给常欢，常欢把黄瓜和茄子腾出来，分成两份，然后把一个信封，一个包裹，放进筐里，托老艄公带给他娘。离开时，常欢问老艄公：“我娘，还好吗？”“好着呢。你娘唱歌可好听了。”老艄公若有所思。

常欢他娘在渡口等老艄公。老艄公撑船到河中央，听到熟悉的歌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陶醉，眼前浮现出一幕幻觉，仿佛自己有家有室，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帮他捶背，另一个帮他娘揉肩，还有一个孙女在厨房刷碗。“呸呸呸”，老艄公骂自己，“大半身都埋进黄土了，还做白日梦。”

柳叶渐黄时，渡口一片金灿。常欢他娘背着一箩筐冒尖的豆角和南瓜，托老艄公带给常欢。老艄公把东西送给常欢。常欢把豆角和南瓜腾出来，分成两份，然后把一个信封，一个包裹，放进筐里，托老艄公带给他娘。离开时，老艄公问常欢：“多久没回了？”“记不得了。”老艄公惆怅不已。

常欢他娘在渡口等老艄公。老艄公撑船到河中央，再也没有往日的幻觉。常欢他娘唱歌像呼唤，夹带着呻吟，还有哀怨，一声声、一句句落进他的心里，搅得他心慌。他望了望对岸的女人，两行泪珠掉进河里。

柳叶落光时，渡口一片银白。常欢他娘背着一箩筐冒尖的萝卜和白菜，托老艄公带给常欢。老艄公把东西送给常欢。常欢把萝卜和白菜腾出来，分成两份，然后把一个信封，一个包裹，放进筐里，托老艄公带回给他娘。离开时，老艄公跟常欢说：“快点回家吧。”“年终，忙啊。挣了钱，在渡口修一座桥。”

“修桥，得多久啊。”老艄公欲言又止。这次回来，老艄公没有见到常欢他娘。杨柳下站着小欢欢，她急着过河找爸爸，说：“奶奶病了。躺在床上，泪水湿透了被子。”老艄公说：“奶奶病了，赶紧看医生啊。”

小欢欢噘起嘴：“奶奶的病，不用看医生，见到爸爸就好了。”“小孩子，没个轻重。给奶奶看病是大事。”

小欢欢低下头，哼起奶奶唱的歌：“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老艄公突然想起今儿是大年二十八。二十八，打糍粑。



回家的路

水墨人生
摄

●樟树垅茶座

“四大件”琐忆

易祥茸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家有一本《农民识字课本》，里面有一篇的内容让我记忆深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写字用钢笔，走路用电光(手电筒)。”两句话，四件物品，给我们描绘出了“未来社会的生活蓝图”。那时农村普遍是矮小的木屋，有些人家住的甚至还是“千根柱子落地”的篱笆茅草棚，“楼上楼下”根本无从谈起。至于说“电灯电话”，更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莫说农村的人没见过，就连县城的人也没见过。老百姓点的是桐油灯、菜油灯，有的甚至是用松脂浇成“烛”用来照明，点洋油(煤油)灯更是一种奢侈。电灯电话是什么东西，既然书上写了，就应该是美好的事物吧。

至于说钢笔，我倒是见过，那是在一次“土改成果展览会”上，展台中间摆着一支大人手指长短的有人叫它“派克”的东西，乌黑发光，据说，它吸一胆墨水可以写一版小字。平时我们读书用的都是毛笔，写一个字就要蘸一次墨，既费时又费力。听贫协主席介绍，这“派克”是从一户大地主家搜出来的。地主家的儿子喝过洋墨水，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东西，对于他们家来说是宝贝，把它展出来，也算是让我们开了眼界。

七十年代初，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是，我害怕结婚，因为那时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子，就要求男方家里有“三转一响”四大件。有些眉眼更高一点的还追求名牌：自行车要永久牌的，手表要上

海牌的，缝纫机要蝴蝶牌的，收音机则是红灯牌比较著名。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也好几年了，仍然是个穷光蛋。所以，年近“而立”还是孤身一人。好在也有人说，“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田庄”。他们不看重什么“四大件”，只要人好。于是，我就有了现在的老婆。“四大件”我是拥有过的，而且还是名牌，不过，那是结婚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时间再往后推延20年，九十年代初，老百姓追求的“四大件”似乎更高级一点，那就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但这些东西当时不是随便就可以买到的，还得凭票，或凭主管领导的条子。

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师家里有一台36吋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尽管有时天线的角度调得不对，屏幕上老是有雪花点，但是，他在屏幕上贴上一层有色薄膜，居然让电视蒙上了一点彩色的味儿。于是，几个邻居的小孩就每个晚上都往他家里钻。有时夜深了，喊都喊不回，真是伤脑筋。有一天，一个高中的老同学来到我家，神秘秘密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买到一台“熊猫牌”彩电，只是价格有点贵，而且要我不要声张，因为这样的“指标”太难搞到了。我非常感谢他的同学情谊。

我是当时学校少有的拥有彩电的几户人家之一。当然，我还是不满足。妻子每天要洗衣服，不是用搓衣板揉就是用棒槌捣，冬天冷手冻脚，实在太辛苦。于是又找到老同学，想买一台洗衣机。老同学

面有难色：“慢慢来，现在我们百货公司分到一批洗衣机只有洗涤功能，没有甩水功能。况且这批货是已经定到了人的，下次有了双缸的，我再给你想办法。”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两年后我才买上双缸洗衣机，五年后买上了冰箱，十年后终于装上了空调。

本世纪初的一天，学校突然发给每人一本《计算机基础知识》，然后在计算机教室里教大家如何开机、关机，如何上网，如何打字……我都快退休了，还学这些干什么啊？旁边要好的同事提醒我：“电脑、手机、车子、房子是现代必不可少的‘四大件’啊。”学了几次后，我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是看新闻，它比《新闻联播》容量大，还图文并茂；比报纸信息多，且更直观。在电脑上可以写文章，反复修改而不留痕迹，特别是投稿，只要知道对方的邮箱，发出去，就可马上看到对方的回信，分分钟的事情。至于说电脑绘画，创新编程，儿孙们玩得得心应手。我是做梦也没想到，黄昏将近还会碰到这么神奇的东西。

至于说手机，那是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上世纪末，整个学校才有一部公用电话。儿子在读大学，为了方便和儿子通电话，我倾尽全力，买了个号子，交了一大笔私人电话“初装费”，但迎来的是无尽的等待。后来我是不惜“走后门”，三个月后，电话才装好。

科学发展是如此之快：半年后，我就发现有人拿着砖头大的“大哥大”移动电话在闹市之中“显摆”；接着“掌中宝”就淘汰了“大哥大”，后来就有了苹果、华为。现在出门，用手机可以通话、计算、照相、收账、付款……一句话，手机几乎可以搞定一切。

霜降过后，后山的色彩就多了起来，漫山深绿浅黛、山果飘香、兔奔鸟唱。枫叶渐红、杏叶渐黄时，村妇们就带着十几岁的男女小孩，提着竹篮去山上摘毛栗了。

新宁多属丘陵地区，很是适合栗树的生长。在我们这地方，栗果分为三类，那就是毛栗、权栗和板栗。

毛栗树是一般不到三米高的小灌木，很容易摘取。又因为栗果都是带刺的外皮，很容易刺伤人，从而令很多人望而生畏。进山后，除非见了完全爆开、看得见果仁的毛栗果，才可以马上去采摘。不能看见毛栗树长有毛栗就去采：那种果皮虽然大、但刺细长细长的，里面的果仁其实很细小，没必要去摘取；刺粗而短、胀鼓鼓的栗果，里面才有着丰腴的果仁。

我们小时候，在每年重阳节前后的一段时间，总是穿着妈妈的“千层底”或解放鞋去后山采毛栗。先把栗果枝摘下，然后放在地上用脚来来回回地搓三五下，栗果就被搓出来了。还没熟透的毛栗水分很足，甜香甜香的，很是爽口。如果摘得比较多暂时吃不完，就凉放在楼板上，过一段时间再去搓来吃，就更香甜。

摘权栗和板栗要到更远的大山里去才有。

高冠山脚下一个叫毛家田的地方，那山上的圳旷边，有几株高十来丈的野生大板栗树。记得小时候，我跟着大人们去捡过一回板栗。板栗树有合抱来粗，小孩子是不可能爬上去的。比我们大十来岁的哥哥们先讲好，他们爬上，我们在下面捡，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爬树的人。但在捡的过程中，因为是典型的“多劳多得”，发小们自然有着诸多争夺的“不愉快”了。

捡权栗在我的生活里只有一次。一九八七年的冬天，我和叶老师任教于靖位乡的潮水小学。晚秋，我们就跟着学生满山去摘牛奶奶、羊奶奶、牛茄瓜、狗茄瓜之类的野果。某天的下午，一个学生说带着我们去摘权栗，于是我们翻山越岭来到那棵合抱大的栗树下——这时我很有爬树的身手和经历了，连攀带爬到一丈多高时，就有了枝桠可以攀援。一阵摇摆砍摘，权栗果如雨而下，引得在下面捡栗果的叶老师和学生们一阵阵尖叫。

三种栗果中，毛栗和板栗的外形是半个扁椭圆，味道也差不多，刺皮里一般会裹着两到三粒的果仁。而权栗最甜美，外形是半椭圆形的，一个刺皮只裹有一颗果实，熟透凉过一段时间的权栗比毛栗板栗更香甜。但权栗又最不容易得到，一是对环境要求高而野生的树少；二是在吃的时候，果仁里面的细毛比毛栗板栗的要粗得多，一定要细心地剥开把细毛去掉才能吃。

毛栗初黄桂花香，高冠山下又重阳——周末时，我一定还要去屋后的山坡上，采摘那饱满着童趣和童真的毛栗果。

●湘西南诗会

血

周志斌

一群失散很久的人
归来时
陌生的容颜下
藏着不变的姓氏
这是一条血路
从族谱发黄的名字出发
他看到一路刀耕火种,迁徙流离

脉

在邻省的某处村落
他一眼认出先祖
奔涌的血脉外
已覆盖亿万年尘埃
那任多少悲欢离合
都无法稀释的血

大雪无雪(外二首)

王唯

十二月七日,大雪
宜修庙,出行
宜嫁娶,祭祀
宜温好酒,等你归来
日志写着
上班、会客、领薪、还钱
唯独少一样
等雪
光,针脚一样密
风,针一样凉
大地咬紧嘴唇
苍天,缺一场痛快淋漓的雪
人间,缺一位放声悲歌的诗人

狮头岭

每天黄昏,刘二爹都
攥紧牛绳下坡
牛也下坡

我和你

我和你,最好是
两棵白菜,顶着江北的雪
一夜白头
等着
一个挎着竹篮的姑娘
将我们一起摘走
若是留下来一棵
也会继续活着
撑开绿色的伞,不让
雪落进心里

●乡土视野